

职业院校学生“游离学习”的本质表征、逻辑根源及应对策略

徐永波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濮阳 457000)

[摘要]学习的样态是多种多样的。“游离学习”也是一种学习状态。职业院校的“游离学习”体现在学习游离在课堂之外、游离在技能之外、游离在社会之外和游离在幸福之外。“游离学习”的逻辑根源主要存在于根深蒂固的思维观念、日渐式微的梦想理想、亟待深化的工学结合以及复杂多变的外在环境。通过下好理念革新的“先手棋”,找准技能习得的“牛鼻子”,管好全程育人的“责任田”,唱好师生成长的“主角戏”,打好多元合作的“组合拳”,才可以破局“游离学习”,提升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

[关键词]职业院校;游离;“游离学习”

[中图分类号] G7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12.020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12-0056-04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人工智能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物质主义”“效率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等思潮的风起云涌,对大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和冲击。“课堂失守”“课堂革命”“去技能化”“零工经济”、ChatGPT、VR以及AR等话语无不折射出时代的变迁、技能的更迭、智能的普及、职场的震荡,叠加移动互联网的便捷性和新媒体环境的“双刃性”,职业院校学习样态和日常课堂呈现出了新特征和新趋势。处在“三教改革”的微观环境、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中观环境和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宏观背景中,诊断、关注和研究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样态和学习效能具有高度的迫切性和深刻的价值性,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一、职业院校学生“游离学习”的本质表征

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是国家、社会、家庭和学生的永恒关注点和焦虑点。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产业的升级、技术的进步以及个性的凸显,大学生的学习样态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特色和特征。对高校大学生学习的质疑、否定甚至责骂等负面评价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对大学生学习的个性化、碎片化、网络化以及智能化的推崇和弘扬之声也频频见诸报端。不可否认的是,大学生、大学课堂、大学生学习依然是时代的热点、家庭的焦点、社会的难点和个体成长的核心点。

(一)职业院校“游离学习”的本质内涵

“学而优则仕”传统学习观念的根深蒂固,终身学习理念的逐渐确立,学习改变命运新思潮不断涌现,高等教育被认为是实现阶层逆袭的高效性价比绳索,这些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叠加和强化的后果是大学的学习成为学者们思考、辩论和研究的领域,成为每个人关注、讨论和娱乐的素材。当前,大学校园不再是传统认知中的“象牙塔”,也不是智慧畅游的“理想国”,亦不是鲤鱼跳龙门的“跳跳板”。“沉默课堂”“单通道课堂”“低效课堂”“无效课堂”,乃至“负效课堂”等表述层出不穷,折射出理想与现实之差距、应然与实然之偏离以及学生与学习之异化。职业院校相比普通高校生源更加复杂多元、基础更加参差不齐、个性更加光怪陆离、诉求更加百家争鸣,故此,职业院校学生学习受到的质疑、批判和诟病更多、更深和更广。

学习的样态是多种多样的,有刺激—反应学习、概念学习、技能学习、接受学习、发现学习、深度学习等。游离学习也是一种学习状态。游离是指个体脱离集体、联盟或依附的

关系而处于一种独立、分离或离散的状态,在化学领域,游离指的是化学元素不与其他物质化合而单独存在,或者从化合物中分离出来的状态。比如,从化合物中分离出来的氧被称为游离氧。在心理学领域,游离指的是个体置身事外,逐渐失去与组织的黏性而失去活力与动力。在生活领域,游离指的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不过分沉潜、不过分专注、不过分融入的生活方式。曾国藩强调了“入局”,只有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持之以恒,才有成事与成功的可能,而“游离”则与“入局”是相对的概念,前者代表一种逃离、逃避或疏离的态度,而后者则强调积极参与、责任担当和深度融入。学习游离现象被称为“开小差”(郑桂华,2004),但笔者认为“开小差”仅仅是游离学习的一种形式。游离学习是指学习者主体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主动地或被动地、显性地或隐性地、长期地或短期地偏离预设学习目标的一种现象和过程。

(二)职业院校“游离学习”的外在表征

把握“游离学习”的本质内涵是必要的,明晰“游离学习”的外在表征也是重要的。从广义的视角看,“游离学习”有四个重要的外在特征。

1. 学习游离在课堂之外

大学素以“自由”著称,但是大学所提供的真正“高等的”教育,是使人成为理性的自由,而非放任的自由。自由理应成为学习活动的本义和特色,但自由决不能成为学生忽视课堂、规避课堂、放弃课堂甚至抵制课堂的理由和借口,这是对自由的误解和亵渎。课堂是教育教学和师生成长的主平台、主阵地和主渠道。不可否认,随着学习内容的快速更迭、学习资源的渠道泛化、学习形式的日益多元、学习进程的参差不齐,课堂不再是学习的唯一渠道,甚至在某些领域、情境和时段,课堂的地位和功能受到稀释,对课堂有了新的诠释,但这并不是学习游离的借口。学习游离在课堂之外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类,显性游离和隐性游离。有些学生游离出课堂,宅在宿舍自娱自乐;有些学生游离出课堂,飘在校园自我陶醉;有些学生游离出课堂,隐在社会自得其乐。与此同时,有些学生是“身在课堂心在外”,低头族、游戏族、补觉族、发呆族绝不稀有,自由活动、交头接耳、顺其自然也不是怪事。师生互动、技能展示、个人分享等备受推崇的活动异化成为一种“枷锁”,或一种“惩罚”,或一种“厄运”。面对日益普遍的课堂学习游离,师生彼此都需要强大的“情绪劳动”才能使课

收稿日期:2024-11-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从‘游离学习’到‘无边界学习’的跃迁: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4SJGLX0840)。

作者简介:徐永波(1977—),男,河南浚县人,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就业创业教育研究。

堂得以持续,才能维持教育教学的有始有终。

2. 学习游离在技能之外

职业院校的技能习得与知识理论的掌握与习得有质的差异。技术知识是形成于、存在于、成长于工作场域中的知识,这种知识很难脱离其产生的具体工作情境进行学习。技术技能具有较强的具身性。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是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一种教育形式,不能照抄照搬或者比葫芦画瓢,而应当秉持有用、能用和够用的特色,培养技能型、技术型人才。教室里养猪、黑板上种地、讲台上修车、书本上直播等诸多怪象,学生或昏昏欲睡、或神接四方、或不知所踪等诸多乱象,教师照本宣科、纸上谈兵、唯我独尊等诸多幻象,都是技能被轻视、忽视、漠视的结果。技能的形成是学习主体与外界客体环境互动的“具身认知”过程,相比知识的获取,在时间维度、耐心维度、情境维度、专注维度、考核维度和情绪维度方面的要求更高,这就致使大学生倾向于重理论而轻实践、重知识而轻技能、重技术而轻艺术。那么,职业院校学生学习过程中对技能学习的误解、对技能掌握的误读、对技能评价的误判乃至对技能价值的误导也就不再难以理解。

3. 学习游离在社会之外

职业教育是与时代和社会联系最紧密、互动最频繁的教育类型之一。职业院校学生学习理应响应国家号召、适应技术变革、对接产业需求、磨炼技术技能、引领价值主张,以此助推、赋能和加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但应然与实然具有较大差距。大学被冠以“象牙塔”,围墙把校园与社会空间进行了人为的隔离,墙壁把课堂与社会岗位进行了机械的隔绝,教材把资源与社会信息进行了固执的割断,教法把学习与社会成长进行了武断的隔开,置身如此学习情境中的师生,往往会远离或脱离社会,出现以下问题:首先是社会技能退化,包括岗位技能、合作技能、沟通技能、社交技能以及共情技能等,使学生离开校园后难以匹配社会的需求和适应社会的发展;此外容易形成“信息茧房”,产生教育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信息鸿沟、数据壁垒和思想代沟,使学生离开校园后难以快速融入生活圈、工作圈和社会圈;第三是固化思维模式,学校倾向于依循传统,沟通闭环,以自我为中心,无意间丢失了变革、开放、创新等天然红利,使学生离开校园后难以脱颖而出和应对社会逆境的考验。

4. 学习游离在幸福之外

自古以来,学习的基本功能就是获取知识、习得技能、提升素养,学校的基本职能是为学生的顺利就业保驾护航,此种导向必然形成“分,分,学生的命根”“60分万岁”和“就业是王道”的偏颇认知,为应试教育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致使学生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被忽视,无人问津。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中国也是很奇怪,人人都要找职业,但职业两个字出现在校门上就感到不光彩。”处在职业院校的大学生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脸上无光,哪里有大学生应有的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力。十几年的高压教育、圈养学习和乏味生活带给职业院校学生更多的是习得性无助和顺其自然的无奈,教师“教不会”“管不住”,学生“听不懂”“学不会”,师生的幸福感何从谈起,教师厌“教”、学生厌“学”也是情理之中的恶果。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型学习也是最理想的学习类型,但被物质为王、消费为王和效率为王等思想和观念所裹挟,被结果导向、证书导向和就业导向等行为和动作所影响,高职院校学生的功利型学习日益凸显,为“游离学习”播下了种子,哪里还有快乐幸福可言?

二、职业院校学生“游离学习”的逻辑根源

“游离学习”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客观现实。“游离学习”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自然性和时代性,探寻和反思其深层缘由和表层理由是有效理解和有益应对“游

离学习”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基础。

(一)根深蒂固的思维观念

思维是行动的根基,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思维观念决定、形塑和影响着主体的所思所虑和所作所为。传统的思维观念自然带来固化的、机械的和保守的动作,而开放的思维观念自然引发柔性的、多元的和创新的行为。“游离学习”与本土传统文化形塑的社会认知偏差有直接的关联。“重道轻器”“道本器末”的文化观念,“学而优则仕”的思维固化认知,对职业教育的“污名化”错误认识和对技能技术的“负性化”的偏颇认知,都会对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行动产生显性或隐性的雕刻或熏陶。

调研数据显示职业院校学生群体中来自农村的比例高于来自城镇的学生比例,出生和成长环境致使他们往往比其他群体多了一份承受和保守,少了一份激进和革新;职业院校学生被冠以“筛子下的学生”“落榜的学生”“被淘汰的学生”的标签,他们就多了一份逆来顺受,少了一份逆袭激情;伴随低欲望社会观念的被接受、佛系心态的被认可以及“躺平”心理的被推崇,职业院校学生多了一份对平凡的认可,少了一份对“内卷”的接受。诸多传统思维观念致使职业院校学生倾向于接受“我不是学习的料”“我不可能学好”和“我不会学习”的非理性评价。

(二)日渐式微的梦想理想

使命、梦想、理想赋予了我们对未来更多的期许和价值,也给予了更多的动力和内驱力。幼时和学童时代的学习梦想可能还依稀留存存在记忆深处,但是使命、梦想和理想已经不是当前职业院校学生的谈论话题和关心的主题(即使不能说他们已经与之绝缘)。唯有立大志和铸大梦才能让人有充足的、长久的和内生的动力去付出、去奋斗、去隐忍。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万物互联生成和助推了“网红”文化观、“精致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实用主义”的学习观、“一夜暴富”的财富观,以及“及时行乐”的消费观。在追捧网红、羡慕网红和梦想成为网红的氛围中,在一味追求物质价值、尽力追求个人生活品位的背景下,在把实用、有用和利用当作核心的环境中,在幻想挣快钱和挣更多钱以及金钱至上的时代中,在推崇及时享受、尽情享受甚至提前享受的理念下,正处在三观塑造关键期的职业院校学生难以树立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大志向、难以弘扬好“头悬梁锥刺股”的奋斗精神和难以习得“出淤泥而不染”的自律定力。所以才有了高职院校学生在课堂上自由散漫、无所事事和无可奈何的尴尬场景。

(三)亟待深化的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要求和核心诉求,产业群和专业群的匹配协调是职业教育的应然条件和时代要求,但教、学、做一体化的落实之路依然艰难且漫长,制约瓶颈依然突出且广泛,产业学院的创设、维持和运营依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自然致使创新链、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的“四链融合”远未达到实效,或滞后,或脱节,甚至链条断裂。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实训热度不高、深度不够、契合度不密,校企合作中的“火炉效应”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工学结合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存在应付主义,不能从真、从深、从实上认识到工学结合的价值,理念上是“结合”,实践中是“脱节”;第二是存在形式主义,不能将校企合作落地、落实和落细,政策制度上是“重视”,实践操作中是“轻视”;第三是存在功利主义,不能把工学结合做到淳朴无华,不能把校企合作做到久久为功,表面上“有用”,本质上“无用”。处在此种工学结合环境中,“三教”改革、技术更新、技能更迭、模式创新步履蹒跚,进退维谷,学校不会对学生有多少吸引力,课堂不会对学生有多少激励力。

(四)复杂多变的外在环境

俗话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但不可否认,外因在学习中扮演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和作用,有些时候外在环境甚至“喧宾夺主”起着决定作用。温馨和友好的外在学习环境可以激发学习兴趣、维持学习动力和提升学习效果,相反,恶劣和不友好的外在学习环境则可以扼杀学习兴趣、干扰学习动力和降低学习效果。当前高职院校学生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整体来讲是不友好的,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是信息化。多媒体教室、一体化教学机、智慧教室、手机、平板、多屏互动、各种教学 App 和网站等已经成为各个学校教学的标配,没有多媒体和信息化手段授课被冠以“落伍”“滞后”“不入流”的称号,被信息化设备和技术裹挟的学生难以屏蔽其负面影响,自然对其更容易接受、喜欢和痴迷。其次是智能化。类人工智能已经融入日常的点点滴滴,真正完全人工智能时代正在扑面而来,尤其是 ChatGPT 的广泛使用,更新甚至迭代了人们对智能化的认知。人工智能对一些低阶思维活动的彻底替代,甚至对一些高阶思维任务的承担,给了学习主体“懒惰”的理由和“散漫”的托词。第三是内卷化。绝大多数人对“内卷”没有好感,不希望竞争,不喜欢竞争,更不想过度竞争,但面对有限的稀缺资源和无限的个人欲望矛盾体,人人都在身不由己地加入了内卷的滚滚洪流中,白热化的竞争、无形的压力和长期的焦虑可能使学生信心不足和养成无所谓的心态,出现更多的“躺平”心理和“躺赢”幻象。

三、职业院校学生“游离学习”的应对策略

“游离学习”给职业院校育人模式和育才之路带来的是问题和挑战,降低了人才培养质量,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影响。幸运的是,关于转变“游离学习”状况的研究和实践从未停止,方兴未艾。如何破局“游离学习”,俨然不单是教师、学生、课堂的单一因素,而是多因多果的复杂过程。唯有下好“先手棋”,找准“牛鼻子”,管好“责任田”,唱好“主角戏”,打好“组合拳”,才能见到有效、实效和高效的学习。

(一)下好理念革新的“先手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下好创新这步先手棋。”不管是企业管理,还是文化塑造,甚至是科技研发,理念革新总是第一步,也是第一位的。思想变革和观念改变是促使“游离学习”转化的“先手棋”。唯有下好“先手棋”,才能打好“主动仗”,才能攻占“新高地”。

第一,坚持与时俱进。改革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进步是时代发展的主色彩。教育管理者和参与者不能盲目地“崇古”“仿古”“复古”,但亦不能感性地去“否古”“排古”“贬古”,理应融通古今,汲取历史之智慧,总结现代之经验,做一名时代的弄潮儿,做一名学习的护航者。第二,站位辩证视角。分析矛盾、把握关键、抓住重点是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钥匙。摒弃“一刀切”思维和“一边倒”意识,树立实事求是和辩证统一的习惯,增强包容心和宽容心,科学地应对“游离学习”,在教育教学中坚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和因势而导。第三,激发创新思维。创新和创意是独立、开放和前瞻性地思考方式,是应对问题、克服挑战、跨越障碍的法宝。通过观念、目标、规划、行动、评价等全流程创新,以全新视角、全新方法和全新技术来面对“游离学习”,重构学习样态。

(二)找准技能习得的“牛鼻子”

基础教育主要解决“人人有学上”,高等教育解决“人人有发展”,而职业教育主要解决“人人有技能”,技能的习得是职业院校的名片,是职业院校学习的核心。但实践中教师常常是教而不做,甚至根本不会做,学生是学而不做,甚至真的不愿做和不会做。这不是真教真学,这样的学习只能慢慢蜕变为或者异化为“游离学习”。

首先,必须领会职业教育的本质内涵。职业教育作为技

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大本营”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的“加速器”,应该是卷入生活、深入岗位、融入社会,在实践中探索、形塑和创造的过程,切实打造职业院校围绕技能习得的社会品牌,打造全体师生磨炼和提高技能的工作场。其次,必须研究技能人才的成长路径。职业院校中形成了功利导向、绩效导向的锦标赛机制,违背了技能形成的基本规律。依据从门外汉到技能人才、到技能高手、到技能大师的全逻辑进阶,剖析师徒制中显性传递、隐形熏陶的全时空情境,探索学习技能的有效途径和渠道。第三,必须把握技能习得的核心密码。将“岗”“课”“赛”“证”无缝融通、有机融合乃至高质耦合,切实贯彻“做中教”和“做中学”,突出技能习得的具身性和情境性,激发学习者学习技能和苦练技能的愿望、兴趣和信心。

(三)管好全程育人的“责任田”

“三全育人”既是教书育人的导向和主张,也是教书育人的标准和要求,落实好“三全育人”才能确保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大学的全程育人,顾名思义就是指从大学生的录取入学到毕业的整个流程,甚至涵盖毕业后的接续服务环节。采取整齐划一的时间线、课程包和标准分,只会收获学生的应付学习和“游离学习”,理应依据生源差异、基础差异、年龄差异、专业差异等开展好和管理好大学生的“三航”责任田。

第一是职业生涯启航责任田。入学关是大学生跨级适应、专业启蒙和职业规划的基础环节。跨级适应可以维持学生学习动力,专业启蒙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职业规划可以增强学生学习恒心,为消除“游离学习”之旅快乐启航。第二是创新创业导航责任田。在学关是大学生学业拓展、专业深耕和创新激励的关键环节。通过开发好和利用好创新责任田,可以为大学生的主动学习、创新学习和可迁移学习精准导航。第三是就业指导护航责任田。毕业关是确保育人标准达成和实现校企无缝对接的枢纽环节。通过学校内环专业、学业、就业、创业的“四业互动”与学校外环“创新链、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的“四链融合”的双循环,为大学生的可持续学习和终身学习保驾护航。

(四)唱好师生成长的“主角戏”

课堂不是教师表演的“舞台”,课堂教学也不是教师的“独角戏”,而是师生彼此了解、学习和成长的大平台和竞技场。学习是属于学生的,但同时学习也是属于教师的,在课堂授课、案例分享、技能切磋过程中师生同向同行、同频共振。认知和践行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角色重塑是提升育人效果的重要环节。

首先,提升认知水平。教师应全面反思和迭代升级观念,树立新的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和人才观。新时代的青年更倾向于求新、求异、求变、求趣,理应充分发挥大学生个性突出、思想前卫、接受能力强的特点,夯实基础,查漏补缺,发展特长,提升育才水平。其次,凸显技能特色。重新认知技术技能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职业院校师生的一门必修课,播种工匠基因、磨炼技能艺术、养成职业道德是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领会和践行怀匠心、铸匠魂、守匠情、践匠行是时代和社会的基本要求。第三,完善评价体系。科学的评价标准、多元的评价方法、有效的评价激励是维持项目顺利开展和任务高效达成的必要保障。对师生的评价,不能整齐划一,应该百花齐放;不能一考定终身,应该坚持过程评价;不能单主体评价,应该开展师生互评、生生互评、企业参与的多元评价。

(五)打好多元合作的“组合拳”

学习生态和学习效果不理想,看似是学生自身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一因一果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多因多果的复杂问题。学习生态涉及学生、教师、教材、设施、学校、家庭、企业、社会等多领域和多元元素,唯有将相关利益主体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和统筹起来,才能确保学习目标的实现和育人使命的达成。转变理念,提高认识,加强沟通,做好“加减乘除”,打出一套有力的“组合拳”。

首先要“加法赋能”。切实将政、校、行、企等优势统筹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将加法赋能学习作为重点,拓宽育人的广度。其次是“减法减负”。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困难和负担,将克服挑战减负学习作为难点,增强育人的温度。第三是“乘法树标”。做好大学生学习相关方的相互理解、包容和沟通工作,将增强学习效能树立新标杆作为焦点,提升育人的高度。最后是“除法解忧”。精确评估各方思想顾虑、心理压力、行动阻力,将疏通堵点解除学习忧虑作为痛点,凸显育人的亮度。

未来的教育和学习将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而是一种持续的、分散的样态,最终获得的不再是一张文凭、一堆知识或一种技能,而是一种人生思维、生活形态、情绪体验和文化意境。实现从传授知识与培养技能的“游离学习”到启迪智慧与点化生命的“无边界学习”的转型与跃迁,才能真

正体现学习的意义,才能让人自由、全面和高质量的成长。

参考文献:

- [1]井晶.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学生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融合培养的实践教学[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4, 37(18): 68-71.
- [2]王亚男, 林克松. 技术知识建构视阈下职业院校学生学习范式的转向[J]. 职业技术教育, 2015, 36(13): 15-19.
- [3]潘懋元. 我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看法[J]. 职业技术教育, 2004, 25(18): 36-37.
- [4]刘克勇. 职业教育促进个体技能学习: 障碍及其消解[J]. 中国高教研究, 2023(11): 88-94.
- [5]马利娟. 从游离到参与: 促进学生英语课堂学习的教学模式[J]. 上海教育科研, 2007(11): 81-82.
- [6]王建华.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J]. 高等教育研究, 2014, 35(2): 1-9.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zation, Logical Origin and Strategies of “Dissociating Learning” for the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XU Yong-bo

(Pu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Puyang Henan 457000, China)

Abstract: The form of learning is varied. “Dissociating learning” is just one form of learning. The “dissociating learn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reflected in dissociating of the classroom, the skills, the society and the happiness. The “dissociating learning” logically originates from the deep-rooted thinking concepts, the gradually diminishing dreams, the urgent need to deepen the combination of working and learning, and the complex and cha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pioneering of conceptual innovation, identifying the key to skill acquisition, managing the entire process of education students, taking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growth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playing the combination punch of diverse cooperation, it is likely that “dissociating learning” can be broken and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dissociate; “dissociating learning”

(责任编辑:章樊)

(上接第55页)

[4]江明明. 基于地方特色文化的五年制文化创意与策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与探索——以常州开放大学为例[J]. 财富时代, 2021(6): 197-198.

[5]胡铁军. 文化创意与策划专业实践教学研究[J]. 品位经典, 2020(10): 115-116.

位经典, 2020(10): 115-116.

[6]万童蛟, 李婕. 高职传播类专业基于中国文化传播的课程思政教学探讨与实践——以《文案创意技巧》为例[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3, 36(12): 193-195.

Employment Research and Talent Training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Planning in Guangdong

ZHANG Ping, HUANG Duan

(Guangdong Women's Polytechnic, Guangzhou Guangdong 51145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employment intentions, job demands, recruitment requirem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higher vocational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planning professional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region, as well a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graduates majoring in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planning in Guangdong region'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employment position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enterprises mainly focus on marketing and brand promotion positions related 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erefore, the orient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talent training in the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planning major can be concentrated on planning, promotion and marketing positions, and real enterprise project training can be carried out, thereby enhancing students' ability to appl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roject execution ability.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planning major; talent demand; employment positions

(责任编辑:陈思婷)